

李 孚 / 著

霸海家族



时代文艺出版社

I247.53
512

霸海家族

李 孚/著

LT0000079252W



时代文艺出版社

霸海家族 BAHAIYAZU

李 孚 著

责任编辑:魏洪超

装帧设计:姜 凡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625印张 2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45.0000字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6000册 定价:27.00元

题 记

国人大都知道郑成功，知道郑成功击败外国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的不朽功绩。但对于郑成功的身世、经历、情感，及其家族的状况，有所了解者恐怕就不是很多了。本书力图以细致的笔触，将积淀厚重的历史尘封拨开，将三百多年前既平凡又不平凡的福建南安石井郑氏家族四代人的生活场景展示出来。

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人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在创造自身，人自身的价值往往重于历史。本书叙事，实自1621年（明天启元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涉世起，至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降清止。六十余年寒来暑往，沧海桑田，华夏大地历甲申之变，江山易主，郑氏门庭出七位王、公，三代称藩。忠义大节，儿女私欢，军国重寄，家室琐屑，七情六欲人之本，三分一统国之计……人是有血有肉的，事是生动鲜活的，史，却是冷漠呆板的。作小说者，但求令人悦目、赏心、动情、明理而已。

——作者

主要人物表

郑芝龙——小名一官。先为占据台湾横行海上的半商半寇武装“十八寨”首领。受明朝招抚官至福建都督。清兴明亡，在闽拥立隆武帝，被封为平国公加太师。降清，得同安侯爵。后死于清廷刀下。

郑成功——郑芝龙长子。原名森，号大木，残明隆武帝赐国姓“朱”，赐名“成功”，人称“国姓爷”。残明永历帝时受封为漳国公，继晋延平王。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

郑经——郑成功长子。小名锦。残明永历帝时受封为世子。其父死后，在台湾继延平王位。曾率兵西犯大陆，终至惨败。

郑克塽——郑经次子。其父死后，在岳丈冯锡范等人扶持下，阴谋残害其兄，得继延平王位。清朝大兵压境之际，听从刘国轩等人劝谏，献台湾降清。隶正黄旗；得汉军公爵，受赐宅第居京。

郑鸿逵——郑芝龙四弟。武举出身。残明隆武帝时受封定国公。

郑芝豹——郑芝龙尾弟。残明隆武帝时受封澄济伯。降清，后与长兄同死于清廷刀下。

郑焱——郑芝龙次子。随父降清，后与父同死于清廷刀下。

郑森——郑芝龙五子。长兄郑成功死后，曾在台湾谋继延平王位，因侄儿郑经兵至，未逞。

黄氏——郑芝龙继母，郑芝豹生母。残明隆武帝时受封为镇

国夫人。

田川氏——郑芝龙夫人。日本人，后到福建与丈夫团聚。为保家族名誉，与清兵较量，力不支自杀。

颜氏——郑芝龙二夫人。小名玉儿。残明隆武帝时受封为镇国夫人。

董氏——郑成功夫人，郑经生母。荣膺“风高五柳”的赞誉。

颜思齐——郑芝龙的结拜兄长。真名李旦，海商。在日本聚众起事，占据台湾，横行海上。病死于台湾。

陈永华——郑成功部下谋臣，后又辅佐郑经。对台湾的开发作出贡献。

施琅——郑成功部将。后为清福建水师提督，加靖海将军。几经波折，率师渡海，降服郑氏，统一台湾。晋靖海侯爵。

黄梧——郑成功部将。后降清，受封为海澄公。进“灭贼五策”，掘郑氏祖坟。死于恶疽。

何斌——郑芝龙旧部下。久住台湾，秉对旧主旧国的忠心，协助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侵略者。

刘国轩——郑军将领。清军逼境之际，力主投诚，说服幼主郑克塽献出台湾，归顺大清一统。

冯锡范——郑军将领。玩弄手段，扶持女婿郑克塽夺得王位。情急势迫之时，一味主张死拒清军，不肯顺应一统。

姚启圣——清福建总督。参与统一台湾之举，争功心切，给施琅平添许多麻烦。

目 录

卷一 海泉郑芝龙

第 一 章	闯海	(3)
第 二 章	举事	(23)
第 三 章	丧主	(38)
第 四 章	称雄	(53)
第 五 章	受抚	(64)
第 六 章	示威	(82)
第 七 章	得官	(103)
第 八 章	成霸	(123)
第 九 章	谋功	(140)
第 十 章	如愿	(155)
第 十 一 章	荐子	(171)
第 十 二 章	约降	(186)

卷二 海威郑成功

第 十 三 章	兴师	(203)
第 十 四 章	立足	(221)
第 十 五 章	底漏	(234)
第 十 六 章	责施郎	(251)

第十七章	拒金砺	(270)
第十八章	迎鲁王	(290)
第十九章	初议抚	(304)
第二十章	再议抚	(321)
第二十一章	让泉州	(336)
第二十二章	毁家宅	(352)
第二十三章	斩苏茂	(371)
第二十四章	失海澄	(386)
第二十五章	识何斌	(401)
第二十六章	战金陵	(418)
第二十七章	御达素	(437)
第二十八章	收台湾	(453)
第二十九章	煎熬	(470)
第三十章	殉国	(485)

卷三 海逆郑经

第三十一章	继位	(505)
第三十二章	僵持	(521)
第三十三章	窜犯	(539)
第三十四章	撒手	(557)

卷四 海遗郑克塽

第三十五章	傀儡	(579)
第三十六章	归诚	(600)

卷一

海泉郑芝龙

第一章

闯海

大明万历三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清晨，福建南安鳌石山下一座宅院里，主仆忙乱，焦躁万分，翘盼着二少夫人徐氏首胎临盆。屋内，被阵痛苦苦折腾了大半宿的徐氏已无气力，微闭双目养神。迷蒙蒙恍见屋门自开，三个仙风浩浩的美妇人，牵扯着一片灿灿红霞飘忽而入，含笑不语，就将红霞向床榻上堆来，然后静静地旁观，任由霞彩四溢，漫抹于地。徐氏惊异，刚想发问，猛听得婴儿亮啼，三美妇悄然逝去，接生婆俯身近前：“恭喜少夫人，小相公天满地圆，福相超凡，日后准当大官哩！”

这宅主人郑氏的先辈，曾遇一个叫寥明师的奇异之人，指定杨子山下一块风水宝地作祖茔，名为“五马奔江”，预言此后族中能出五位王侯。可是，迄今为止，已传十世，尚无一人发迹作官。适才出生的这婴儿的父亲郑士表，虽在泉州府衙中充一份儿管仓库的差使，却仍属未入流的小吏，不算官，更算不上王侯了。如今，第十一世人降生了，听接生婆的话口，和徐氏所述梦中景状，莫非这孩子是应兆而来，亦未可知。于是举家庆贺，取名芝龙，小字一官，精心养护。更难得这孩子绝顶聪明，满一岁能咿呀学语，满三岁能记诵诗谣，满五岁赴泉州城入塾启蒙，习字研经；至七岁，已出落成眉清目秀，气宇轩昂，伶牙俐齿，知情善辩的奇童。

泉州城枕山面海，风光绮丽，港湾吞吐大小船舶，街衢店

铺鳞次栉比，僧道侠痞妓各色人等兜游于市，山川楼桥巷皆蕴风流。一官自离家入塾以来，就随父寓居在这无一物件不撩人性情的喧嚣尘世中，转瞬十余年，耳濡目染，渐浸俗气。加上父亲公务繁忙，疏忽了对他的调教，到十八岁上，竟然不喜读书，不思科第，朝夕追随一批市井无赖，玩习拳棒，较技斗狠。郑士表唯恐长此下去要招惹是非，遂下决心将一官送回到石井老家。奈何这一官游荡性情已经养成，散居乡下，郁闷无聊，每日里不是领着两个弟弟使刀弄枪，就是沉溺于继母黄氏房中，听讲舅父早年过洋做生意所遇的奇闻异事。日子久了，竟有些没边沿的闲言碎语生出。郑士表盛怒之下，暴施了一顿家法，执意要逐逆子出家门。一官更不含糊，挨了打没掉一滴眼泪，当晚只身潜离家门，委曲辗转，水陆趁便，赶往粤东香山澳，投奔母舅黄程。

这天，一官搭乘的渔船越零丁洋，过十字门，到了香山澳。啊，果然是海天辽阔，水平波稳，岸上车水马龙，湾里帆樯如林，较之泉州，多了几分异域的味道。小渔船左摇右荡，见缝插针，在高船巨舶身下溜边儿逡绕，又用了差不多一个时辰，才得空儿在一个小码头泊定。

一官辞舟上岸，依照继母给的地址，在离南湾塌房不远的一条小巷里，找到舅父黄程的住所。按理，舅父三次过洋，经商多年，家资一准相当豪富，居宅也一准阔绰堂皇。可眼前这行人稀少的陋巷，这并不超群的院门……是找错了？一官心里纳闷，就又从怀里掏出继母黄氏给的地址，打算找个厚道些的人再打听打听。正巧这时，就见巷子口有一老一少相携相搀，脚步趑趄，慌慌张张朝这边儿奔来。到了院门前，一边重重拍门，一边急急呼喊：“老爷，老爷，开门，快开门！”

大门边上的小门开了，一个婆子探出头来，刚欲问话，就

见那老的闷哼了一声，身子软软地瘫到地上，人事不省了。那小的更慌了手脚，摇着那老的肩膀：“管家，管家，你醒醒，醒醒啊！”

婆子的脸色也变白了，忙从小门里迈出来：“阿青，这是怎么回事呀？”

“这……”叫阿青的迟疑着，有意无意地朝一官觑了两眼：“快帮我把管家抬进去！”

两个人连捆带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怎奈那老的浑身软绵绵，尸样儿的沉，无论如何也顺不过那小门去。

事出突然，一官没顾得多想，就上前将那婆子拨到一旁，两手叉住老管家的腋窝，直身挺胸，那老管家竟被立了起来。一官倒退几步，闪进门去，然后一只臂膀横托着老管家的肩背，另一只臂膀伸下来托住老管家的腿弯，轻轻一抱，老管家也就进了门里。

阿青和那婆子也不怠慢，紧跟着进了门，插上门，又忙引路，引一官抱着老管家穿过前厅，来到后堂。

一位四十多岁年纪，面容清俊，秀髯蚕眉，身着便袍的汉子已站在廊下阶上，静静看着进院来的这四个人。

阿青见了这人，也顾不得老管家了，奔到阶下高呼：“老爷，大事不好啦！”

一官已将老管家放到地上，右手食指掐着老管家的人中。一听阿青称那人为老爷，心想此人想必就是这宅院的主人了，如果没找错的话，他也就必是舅父黄程了，于是就抬头朝廊下阶上那汉子瞥了一眼。正巧此刻那汉子也在瞧着一官，冷冷地问阿青：“他是谁？”

“这……”阿青这才缓过神儿来，是呀，他是谁呀，我怎么不问清楚，就随便地把他给带进院来了呢？如今老爷问下来，我

可怎么回答呀？

廊下阶上的那汉子见阿青不语，又转向那婆子，问：“肥仔嫂，他是什么人？”

“这……”那被称作肥仔嫂的婆子也无法作答，但她心眼儿挺活泛，眼珠子一转：“老爷，这年轻人是管家和阿青他们带来的。听到敲门声急，我赶紧去开门，就见他们三个都在门外……”

汉子的冷冷目光又扫回到阿青的脸上，一双蚕眉渐渐皱起。

见这光景，一官知道是该他搭话的时机了，就食指上暗加三分力量，使老管家猛感刺痛醒转过来，然后缓缓起身，大大方方地踱到阶前，朝那汉子双手一揖道：“晚生姓郑，乃福建南安……”

一官说到这儿，那汉子的眉毛动了动，急接着：“是鳌石山下石井郑氏？”

“正是。”

“你父郑士表，在泉州府衙当差？”

“正是。”

“你叫芝龙，小字一官？”

“正是。但不知您老可是……”

“一官，我就是你的舅父黄程啊！”

“舅父！”一官一听这就是自己千辛万苦要投奔的舅父，心生激动，就又躬身一礼：“恕甥儿擅闯宅第……”

“甥儿不必多礼，来，屋中叙话。”

阿青、肥仔嫂，还有那刚刚醒过来的老管家，得知这小后生是主人的外甥，一颗悬空的心才有了着落，齐齐夸赞一官少年义气，一表人才。

甥舅寒暄过后，黄程急着打听一官父母及家中情况。却不

料一官放下手中茶杯，说：“舅父，家常话容待日后得闲细谈，适才我见老管家和阿青行色匆匆，是不是有什么急难之事呀？”

经一官这一提醒，黄程才从亲情眷念中回到现实，对老管家和阿青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老爷，催军饷的从广州下来了，说是不按时缴纳，就扣下余庆号里的那批货，还要……”

“还要怎样？”

“还要……”

“他到底要怎样？”

“还要传你到市舶司衙门中是问！”

“这……”黄程眼中隐隐闪过一丝惶恐，瞬间又消失了：“你们没有说明，由于这几年佛郎机窃居麻六甲，据海门以掠贾舶，南洋波路不通；朝廷又禁市日本，生意没得做吗？”

老管家情急，一阵咳嗽。

阿青忙接着回话：“说啦，可是那新来的提举大老爷他不听啊，还把我们给打了一顿，推搡出来。”

“啊……”这下黄程可真坐不住了，霍地站起身，紧搓双手，在屋中踱步。他知道，市舶司原本就是打着官招牌净干私事情的酷贪衙门，这新到任的提举王大人又是京官外放，指不定是哪门子贵胄权臣的亲戚红人，才得补这个肥缺呢！交情攀不上，又没及时接迎打点，如今既然找上了茬儿，轻易哪肯罢休。余庆号塌房里的那批货，是他花费近十年心血，倾一座豪华宅院的家底，囤积的上乘珍品，有关东的鹿皮，四川的麝香，粤西的沙楠，浙江的绫罗绮纱。实指望花甲之前再有机会过洋一趟，将所赚携回福建老家，从此蛰居，颐养天年。这批奇货要真有个三长两短，不啻要了他的命，更怕被传唤到衙门里去，名目繁多的饷项税课，随口编派你一笔，都得成百上千两银子，稍

加求减告免，就问你个抗饷犯上的罪名，不用经过法司就可发落，还能指望生还吗？看来，一生走南闯北，机关算尽，今日定难越过这个凶坎儿了……厄运临头，心乱如麻，不禁长叹一声，跌回座上，怔怔无言。

主人不语，老管家和阿青也不敢多嘴。一官不晓其中利害，追问根梢。黄程无奈，也只好一五一十以实相告。末了又长吁短叹，惨然说道：“一官，你千里迢迢扑奔舅父，可惜来得不是时候啊！”

“不，舅父，一官来得正是时候！”

“嗯？”听了这话，非但黄程一怔，就连老管家和阿青也大为惊奇，连忙问：“莫非一官少爷有什么招法吗？”

一官起身，肃容朗声道：“舅父遇到难处，甥儿理当挺身而出，这事交给我去办！”

“你……”黄程似信不信，举棋未定。

一官已转向老管家和阿青：“那提举大人给没给下期限？”

“限期三天。”

“这就好，你们下去吧。”

“是。”

屋里只剩下甥舅二人，黄程急不可待地询问一官到底有什么回天妙计。一官甜甜地笑着，安慰舅父但放宽心，三天后，也许用不了三天，准会有好消息。但有两个条件，其一，立刻着人做好货物装船的一切准备，随时待命；其二，三天之内不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得出面干扰他的活动。黄程已属无计可施，看着一官那英俊刚毅的神情和魁伟健壮的身材，听着那充满自信的话语，顿悟到外甥已不是小孩子，或许真的有本事帮助渡过这一难关。事已至此，也只好由着他了。想到这，便轻轻点点头：“一官，衙门藏狼虎，人情如纸薄，可要处处小心哪！”

第二天，一官穿上舅父当年过洋时穿过的华服，出去逛了一天，晚上也没见回来。黄程的心里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希望事情有转机，又担心一官遇到麻烦。出外探风的老管家和阿青相继回来了，也没听到什么动静。三个人闷在屋里，忐忑不安，全无睡意。到了午夜时分，忽听街上喧闹不止，出门看时，只见镇子东北角市舶司院内烟火冲天，嘈杂之声隐约传来。诧异间，一官气喘吁吁地匆匆奔回，让黄程即刻赶往余庆号塌房去召集人手，火速装船。

阿青找来的脚伕们就集中在余庆号的邸店里待命，一呼众应，全部到齐；正在隔岸观火的塌房管事也应召打开库门，验明货码，结清帐目。一官冲水上轻轻击掌三声，就有十余只沙船自夜色掩映下的港湾里鱼贯而来，悄悄靠岸。脚伕们听了雇主叮嘱，往来搬运一律禁声，不到一个时辰，货就全部装完。一官吩咐老管家留下来打发脚伕们，好生看护宅院，等候消息；招呼阿青扶着黄程和他一块儿，下到一只没装满的沙船上。一切停当，又轻轻击掌三声，船队启碇，悄悄向港外漂去。

苦于大半宿的紧张和劳顿，上船后不久黄程就迷迷糊糊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清晨。但见东方水天相连处霞光绚烂，点染着鳞鳞细波；南风徐徐，频送清凉，令人精神大爽。凭感觉，船队已临近外洋了。

“舅父，您睡醒了？”

“唔。”黄程起身，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回头才看到站在船头的一官——目光炯炯，腰身标直，左手按在货物堆上，右手竖持一根八尺藤棍，背衬着满天霞彩，英武非常——蓦然联想起外甥出生时三位美妇人送来霞彩的情景，不禁心绪涌动，无限感慨，口中喃喃自语道：“果然非同凡响……”

“舅父，我们已出十字门了。”